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馆校协同 文化育人

在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的一角,红墙绿树掩映下,几列老式机车安静地停靠在仿旧的月台旁,这里没有车站的喧嚣,但置身铁轨旁,火车轰鸣的声音仿佛仍在耳边回响。2016年,全国首个高校机车博物馆——西南交通大学机车博物馆正式开园,并成为中国博物馆联盟的首批成员单位。2022年,以机车博物馆为依托,西南交通大学建设了交通强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并于2023年5月获得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等七部委批准命名。

从山海关到唐山,再到峨眉山与成都,西南交大迁徙的足迹与中国铁路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而机车博物馆(交通强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不仅是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实体注脚,更是一座伫立在铁轨上的精神殿堂。



西南交通大学机车博物馆——

停靠在铁轨上的精神殿堂

本报记者 葛仁鑫(图片由学校提供)

四部机车头——
一部浓缩的交通强国史

走进西南交通大学机车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是4台跨越时代的机车头,它们是园区最核心的实体展品。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蒸汽机车是我国的运输主力。2000年,一台建设B型8328蒸汽机车退役。2010年,通过呼和浩特铁路局的调拨,这辆退役的机车从内蒙古辗转到了成都。运输过程中,铁路工人将机车“大卸八块”,用了3辆平板车运输,才将之送到西南交大犀浦校区。

内燃机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机车推动力,东风4型7019号内燃机车,是中国铁路第二代电传动柴油机车的首型机车,也是中国第一种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机车博物馆的这台内燃机车来自南宁铁路分局,先被运往成都铁路分局,再通过大型货车运送至园区。

韶山1型0818号电力机车,是中国铁路的第一代国产客货两用干线电力机车,它来自兰州铁路分局,2013年退役之后,被顺利安放在西南交大机车博物馆的铁轨上。

园内最“年轻”的列车,是交大磁浮CFC-01号,这是中国第一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浮列车。2006年,青城中低速磁浮工程试验线联调成功,青城中低速磁浮列车正式开始试验运行,这说明中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完全有能力建设中低速磁浮工程应用线。

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再到磁悬浮列车,每一台机车,都象征着中国铁路技术的进步,都是中国铁路史上的里程碑。

一个主题展——
一堂必修的思政大课

如果说4台机车勾勒出的是中国轨道交通有形的“骨骼”与“脉络”,那么作为交通强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西南交通大学机车博物馆布设的“精神引领 强国有我”科学家精神主题展,则为之注入了“灵魂”。

该主题展聚焦西南交通大学培养的65位中外院士、38位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深挖以茅以升、沈志云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相关精神资源,集“展—教—研—学”于一体。

“每一位交大学子,都会来这里上一堂必修课。”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廖军介绍,面向全校的5门思政大课均把到该基地研学纳入实践环节,课程覆盖所有本科生。“一方面,这些校友的故事及其彰显的科学家精神,能够触动学生,激发他们的求学、报国热情;另一方面,老师将这些资源融入教学,让思政课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茅以升修桥、炸桥的爱国故事,黄万里为造福人民治黄河的求实故事,“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为祖国写大论文”的奉献精神,两院院士沈志云“轮轨天下,超导未来”的创新精神……无不引来访学生动容,不少同学写下这样的参观体会:“这是一次精神的‘充电’。”“接力棒现在传到了我们手中。”“我们要以前辈为榜样,把感动转化为实际行动。”……

交通强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对外开放,除了本校师生外,还有众多校外访客慕名而来,或是中小学生在组队前来研学,或是个人“打卡”参观,无论通过哪种形式,爱国、奋斗的种子都埋进了来访者的心中。据统计,自2022年10月开展以来,线上线下观展人数已达30余万人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讲解员——
一场青春的接力

遇到有讲解任务的时候,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本科生王照涵总会早早来到基地。如今,机车博物馆里的所有展品和设计,他都熟稔于心,展板上每一位科学家的故事也都能娓娓道来,与刚成为讲解员的时候相比,他多了不少从容和自信。

“一开始既紧张又害怕,自己提前到基地来试讲,很幸运遇到一位已经毕业的学姐来参观,我就试着为她讲解,她的鼓励和建议给了我不少信心。”王照涵大一上学期加入科学家精神传承与弘扬研究会,经过背稿子、跟讲解、试讲等一系列准备,才独立站在访客的面前。

王照涵所在的科学家精神传承与弘扬研究会,是西南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来自各个学院、不同专业的同学们聚在一起,承担着交通强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的

日常参观接待和讲解工作。

“这个平台其实很锻炼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职辅导员敬宇是该社团的指导老师之一,她谈到,条理清晰的语言表达、和不同年龄身份的访客进行高效沟通、面对意外的合理应对,这些都给理工科专业的同学们带来不小的挑战,“从加入社团,到成为一名正式讲解员,每一位同学的进步都清晰可见。”

“比如,给中小学的学生讲解时,他们总爱问出意料之外的问题。”王照涵讲到,参观者的问题“逼”着他不能局限于讲解稿上的内容,还要通过看书、查资料等方式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正是这个过程促使我不断加深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也更加有底气和自信。”

如今,随着青年学子的深情讲解,西南交通大学机车博物馆里的故事还在延续,园区里的铁轨虽有终点,但一代又一代“交通人”接续科学家精神,在时代的轨道上,驶向更远的未来。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解员王照涵。

琅玕寄远意

郝东磊

春寒料峭的午后,我进入博物馆没多久,身边所有的嘈杂都被隔离在了那个玻璃展柜之外。

那枚写有“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的隶书木简,就像一道光,带我穿越两千年的长风,走进了那个黄沙漫天、驼铃阵阵的西域精绝国故地。

在碳十四测年技术尚未诞生的年代,王国维等人根据隶书风格、简牍形制、地层共存物等,把这枚无明确纪年的木简定在了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考古学著作《流沙坠简》曾记载,该木简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上世纪初在新疆尼雅遗址所盗掘,并于次年运往英国,藏于大英博物馆。

虽然国内的这枚只是拓片,但那朴素的笔墨、真实的情感,却写尽了牵挂与

离愁之思。

木简小巧精致,仅一掌长短,据考证为昔日精绝王室贵族之间的礼笺。两千多年前的西域大漠,书写材料十分珍贵,木简又十分沉重,加上路途漫漫,每一片能够送达的木简都堪称“万金”。

正因如此,在外戍边或者征战的战士不得不把千言万语的牵挂,凝练成简洁的文字送往远方。木简之上,“致问春君”写的是他对远方心仪女子最温柔的呼唤,“幸毋相忘”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相知相守的誓言。木简中提及的“琅玕”,是用产自昆仑的青色玉石雕琢而成的饰物,在风沙漫卷的西域,它是美丽的礼物。

我站在展柜前,仔细端详着木简上的一笔一画,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位气宇

轩昂的赠礼者,征战途中偶得美玉,就想到了远方的“春君”。一到驻扎的营地,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下这恭谨端稳的信,并把美玉做成的琅玕用素绢轻裹,纳入锦囊之中,又把木简和锦囊装入漆匣,小心翼翼地加封之后,托付驿骑传向远方。

展厅柔和的灯光把木简晕染得有些温润,也映红了我这位漂泊游子的眼眶。当历史的烟云缓缓散去,我似乎看见了那个从小长大的农家院子,以及忙碌了一辈子的母亲。

我家的简陋院墙是用刺玫瑰的藤条编成的,每逢春日,小院里栽种的玉兰和刺玫瑰就会依次绽放,花香能够弥漫半个小时,那时年少轻狂的我只觉得这些景致太过平常。长大在外打拼,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后,我才发现,原来故乡的小院和母亲的牵

挂都是我记忆中的“琅玕”。

我在木简的展台前待了很长时间,直到闭馆时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在想那位戍边或征战的将军,如果当时驿路通达、书信便利,他写给春君的千言万语里,一定有解甲归田、厮守终老的美好心愿。

走出博物馆,我想起母亲不远千里给我寄来的自家产的山茶和腊肉,与两千多年前的木简和美玉相比,它们何尝不是现代版的“琅玕”?想到这里,我赶紧掏出手机给远方的母亲发了一段问候的语音。

从汉代的木简书信到今天方便快捷的语音,人类交流的载体不断变化,但那份“幸毋相忘”的叮嘱,永远寄托着我们最暖心的牵挂。

宣汉的海带面

汪洋

每次回老家,无论抵达时已经多晚,第二天,我必定会起个大早。匆忙洗漱完毕,便直奔上下城壕,或者东门广场,找家“打拥堂”的面馆,放开嗓门喊道:“老板儿,一碗海带面,韭菜叶的;一笼格格,肥肠的。”

正忙碌的老板,抬头看下发声方向,立马一声吆喝:“好咧!要辣子不?”得到肯定答复后,便不再说话,继续埋头下面、捞面、捞面、下面……我的目光飞快地在一排排简陋的桌椅间穿梭,见有食客起身,赶紧快步走过去,见缝插针,一屁股坐下,等待一碗热气腾腾的海带面和一笼香气缭绕的肥肠格格摆上桌。

人坐下了,眼睛完全闲不下来,四下张望,入眼的食客清一色都在吸溜面条。差别也有,有的碗里加了臊子,有的没加。臊子种类繁多,肥肠、牛肉、杂酱、鸡杂、豌杂等。你喜欢吃带臊子的,总能找到中意的。不想吃臊子?也行,那就来一笼格格吧。格格的品种也是花样百出,肥肠、牛肉、羊肉、瘦肉等,但凡日常能见到的肉类,基本都能在那一方底面积只有巴掌大的小蒸笼里现身。

见别人吃得畅快,口水不由自主地沁满了我的口腔。老板善解人意,迅速端来了海带面和肥肠格格。满满油辣子的面条上铺着一根根切得细细的海带丝儿,顶端还撒着一颗颗切得黄豆般大小均匀的葱花儿。这一刻,油辣子的红色、海带丝儿的墨绿色、葱花儿的翠绿色交相辉映,拉开了一场饕餮盛宴的序幕。小蒸笼里切成半截拇指大小的肥肠,也不甘寂寞,在一小撮翠绿葱花儿的陪伴下,热情地加入这场盛宴中。

早已准备在手的筷子,迫不及待探进面碗里,将被油辣子包裹的面条和铺在上面的海带丝儿翻个儿,让海带丝儿也能充分浸染油辣子的香辣味。如此反复多次搅拌,面条、海带丝儿、葱花儿和原本沉在碗底的榨菜、油炸豌豆儿(或炒花生米)等配料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妙配搭。这个时候,再用筷子夹起来放入嘴里的,不单只有面条,还有海带丝儿,以及葱花儿和榨菜,甚至一两颗滚烫的油炸豌豆儿。它们进入口腔后,轻轻一咬,面条的绵软、海带丝儿和榨菜的爽脆、油炸豌豆儿的酥香,有机结合到一起,形成一股难以言喻的让人欢喜的复合香味。一口面下肚,再从小蒸笼里夹起一小块肥肠,入口后的软糯,给本已丰富的口感锦上添花。

我不由得眯了眼睛,这味道真是期待已久啊!定居重庆,接触最多的自然是负有盛名的重庆小面。但每次“嗦”重庆小面,我都会想到老家的海带面。于是,我每次回到老家的第一顿早餐,必然是海带面。

不管是定居异乡的游子,还是生于斯居于此的当地人,早餐都对海带面情有独钟。老家宣汉位于川东北大巴山南麓,两条交汇于此的前河和后河,从县城周边流过,赋予了这座小县城美轮美奂的半岛风貌。

宣汉人的早餐可说无面不欢。在这座呈半岛状的小城里,你见得最多的餐饮店一定是面馆。在宣汉,几乎所有街道都有那么两三家面馆,政府还邀众多商家在东门广场和上下城壕开了不下30家,用人潮涌动时的“摩肩接踵”来形容面馆的密集度,毫不为过。

而今的宣汉城,商业综合体已经有了好几处,高楼鳞次栉比,但最热闹的地方,非东门广场和上下城壕3条街莫属。每年春节假期,这3条街道更是热闹,但凡他乡归来者,都会呼朋唤友来到这里,只为“嗦”一碗久违的海带面,吃几笼想念的格格。大家一边“嗦”面“嗦”得满嘴红油,一边聊起遥远的记忆或当下际遇,即便昨天还相隔千里,此刻也能亲密无间。

每每想起老家宣汉,我总忍不住思考一个问题,老家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将面条和海带丝儿混杂一起,再配上格格一起吃呢?脑子里顿时冒出这里的人们心胸豁达、相处和睦的画面。或许,这一切都是那一碗碗海带面带来的吧?海带带来了海的浩瀚,混搭则让人们拥有了包容的口味和胸怀。

行文至此,忍不住又口舌生津起来,好想立马回到我的老家宣汉,冲向那熟悉不能再熟悉的3条街,在一碗碗海带面和一笼笼格格中,接受老家由里及外的熏染。

风物志